

主编/唐 略 陈建国 副主编/胡伟良

清·郑重光著 张存悌校注 赵效勤 杨洪云 协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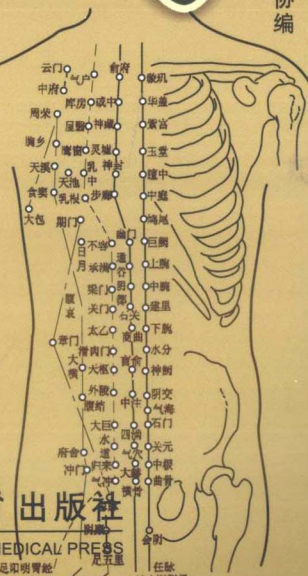
素圃

医案

火神派前期扶阳大家，

黃童白叟無不知其名，

擅用姜附，自命『留热医也』



人民軍醫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足少陽膽經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素圃医案 / (清)郑重光著;张存悌,杨洪云校注.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091-5512-7

I. ①素… II. ①郑… ②张… ③杨… III. ①医案-汇编-中国-清代 IV. ①R24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1356 号

策划编辑:金光印 文字编辑:李 昆 责任审读:吴 然

出 版 人:石 虹

出版发行: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通信地址:北京市 100036 信箱 188 分箱

邮编:100036

质量反馈电话:(010)51927290;(010)51927283

邮购电话:(010)51927252

策划编辑电话:(010)51927300-8778

网址:www.pmmp.com.cn

印、装:京南印刷厂

开本:850mm × 1168mm 1/32

印张:4.5 字数:103 千字

版、印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定价:1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凡有缺、倒、脱页者,本社负责调换

天下名医出新安,新安医籍育明医

——新安医学经典丛书总序

中华传统医学源远流长,而中医学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流派的衍生和变迁,自东汉到明清近千年间,医学正是在纷呈的流派演变中得以传承和光大。中医流派有的以学科命名,如医经派、经方派、伤寒派;有的观点或学说命名,如补阴派、温补派、汇通派;有的以代表性人物命名,如河间派、丹溪派;有的以地域命名,如易水派、新安派、绍派伤寒,等等。

新安医学流派医家之众、医籍之丰是独树一帜的,中国医史文献所所长余瀛鳌认为新安医学“在以地区命名之中医学派中,堪称首富”;还有学者称新安医学是明清时期中医药学的“硅谷”,其地位之重要可见一斑。

新安医学流派中大家林立,其中许多建树都领中医发展之先。南宋张杲的《医说》可视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载有大量医史人物传记和医学史料的专著;明代江瓘的《名医类案》是我国第一部辑录历代医案之专著;明代吴昆的《医方考》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注解医方之专著;清代程文囿的《医述》可视为开节录诸医论先河之巨著,此外明代徐春甫成立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医学组织“一体堂宅仁医会”。

除了自成一体的学术之外,新安医家在融汇并光大各流派的学术精华方面也功不可没,其中清代叶天士继承发展了刘完素的寒凉学说,进而成为温病学派的中坚;明清时期汪

机、孙一奎、程从周、吴楚、郑重光等继承李杲及朱震亨的学说，汇通为温补培元流派；明代方有执晚年著成《伤寒论条辨》，对《伤寒论》作了创新编次，伤寒学派始有流派之争；清代程钟龄《医学心悟》首先提出“寒热、虚实、表里、阴阳”为辨证之法，发展为后世中医规范辨证的“八纲”说。

新安医家多受儒学、理学浸染，擅长著书立说、学术，诸多医籍行文讲究，能让读者入“悦读”佳境，这是新安医籍的一个显著特点。加上新安医家酷爱藏书和刻书，所以传世的医学经典远远多于其他区域的流派，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安医学流派对中医发展功高盖世。

新安医学的典籍深受历代医家重视和喜爱，近年来也有一些出版机构出版了其中的许多著作，这是当今读者的福音。我们经过反复酝酿，决定推出《新安医学经典》丛书，本着“耐读”“耐用”“耐藏”的原则选编，着眼于“小部头”，尽量组织当代名医对原著进行校注、点评，以利读者温故知新。

初步计划在两三年内推出新安医学经典 20 部，这是一个比较浩繁而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除了有计划地组织名家校注、点评，也欢迎广大读者参与其中，我们尝试“开放式出版”，有意参与的读者可联络本书策划编辑。

清代文豪高学文曾经感叹“天下名医出新安”，我们推出“新安医学经典”丛书有一个诚挚的期望——新安医籍育明医。

“新安医学经典”丛书

主编：唐 略 陈建国

策划编辑：金光印

2012 年 2 月

许 序

余读郑素圃先生医案，而深叹先生仁育之功之大也。先生体验深，故见之独确，阅历久，故信而有征。具卓然之识，而能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故其视人病，不啻见垣一方。苟非司命，无奈之何，先生莫不使之霍然而起。今年已老，不忍没其生平之苦心，全活之实效，举其尤大彰明较著者，笔为医案，斯真足以信今传后而垂无穷。

吾闻先生之于医，非偶然也。先生早年痛其尊公先生即逝，自伤为人子而不知医，旋又自膺疾疾，复苦医之多不精脉，不达阳生阴长之故，苟非大相乖舛，即同胡广之中庸，味道之模棱，遂致宛转于药炉间者凡五年。用是忧愁发愤，恣意搜讨，上自轩岐，下迄近代，不遗余力，一旦确然有以会其指归。夫五年之久，切身之火，其间四时之更迭，七情之感触，标本虚实，脏腑传变，方剂损益，无不饮食寤寐，甘苦亲尝。始悟医之互相沿习，多事虚声，而古先圣人医之源本，方之准绳，欲求神明变化于其间，固非仿佛袭取之所能得也。

夫医之为书汗牛矣，穷年涉猎，而无当于治，虽多亦奚以为？今缝掖之儒，无论帖括稿本，匝地弥天，即自谓羽经翼传，著述裒然。求其接孔孟心传，千百中无有也。苟能体之身心，验之实践，则求之六经四子而有余，先生之于医，亦若是而已矣。灵经素难，先生之六经也；仲景东垣，则先生之濂洛也。本身征民，先生之道，其庶几乎。吾观医案之中，凭脉

者十之八九，三指不明，误人七尺，先生之脉精矣；参之望闻者勿论，则隔帟不出一语，而能决其为幽阴之隐疾也。意得者十之一二，医者意也，先生之意神矣。则观市中之多觚鱼，而能知其中毒；见几上之葡萄干，而能知其舌之非不可治也。如此者不能胪举，要皆他医敛手莫措，而先生迎刃奏功，则先生之医案，其可不流传以示后世哉？

且医案不可与医方同日语也。先是先生之曾祖梦圃公，有墨宝斋经验方，焦弱侯太史公序而行世，闻有秘方，不惮数千里购之。虽重貲勿恤，兵燹之后，板多散佚，先生重修而广布之。然方虽良，必视乎证，苟证之疑似，介乎毫芒，则犹恐不免于泥古谈兵，按图索骥。案则详于证而方具焉，如法家之成案，供其事之始末而判其尾；又如禅家之公案，举其语之触背而透其宗。后之留心于此者，取而例之，而参之其通变，不尤足多乎哉！或疑先生医案中，多著他家之误，何也？曰：是先生之仁也。先生惻怛无华，非若李士材之工于排俗，而于医之误者，必备载之。

世之病而死者半，医而死者亦半。徒避彰短炫长之小嫌，而使后之误者踵其误，是听人之相藉以死，先生不忍为也。且讳其人而第著其误，何伤乎？故曰仁也。或疑先生医案中偏于温补，何也？曰：非偏也，亦先生之仁也。吾闻阳道舒，阴道肃。故乾统乎坤，卦昼于一阳，所以生生不已之元也。万物体阴而用阳，二气屈阴而伸阳，圣人贱阴而贵阳。人之身，阳不尽，则不死，阴不盛，则不病，而道家谓阴尽而后仙。此其旨惟先生明之，故医案所载，得姜桂而起者为多。夫过于辛温，投以清凉即解，一失于苦寒而顿殒者，比比也。且先生非胶柱而鼓者也，故曰亦先生之仁也。先生仁被斯人

之功大矣哉。

彪不敏，时有采薪，唯先生托命焉。会先生卷帙有成，一二同志将寿诸梨枣，因踊跃以襄不朽。但愧言之少文，又无能窥见阃奥。以当年侍先君子时，时与闻导引，得诸过庭之言，今读是书，触绪而有合也，故不揣而序之如此。

时康熙丙戌夏五月小暑日同里后学许彪又米甫拜撰

自序

夫人身命之所系，阴与阳而已。阴阳和而生意遂焉，偏胜则害，汤液所以救其偏而和之也。是故药之为性，不寒则温，不升则降，不补则泄，不泻则涩。而自轩岐以来，圣神辈出，悉皆兼收并蓄，待用无遗，而曾不敢为画一之规，使去温取寒，存补废泻者。凡欲以药性之偏，救人气血之所偏也。

自朱丹溪殿于张刘李三家之后，成一家之言而为之说，引日月之盈亏，以喻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遂印定后人耳目，专事苦寒以伐真阳。呜呼，夫人身气血之所偏，而率皆阳盛而阴虚也，丹溪之治亦无谬焉？不然！真阳既亏，而复甚之，苦寒以伐之，其亦不仁甚矣。经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又曰：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夫曰平，则不欲过盛可知；曰秘，则当宝护可知；曰离决乃绝，则阴精不独绝可知，阳气亦离决可知。然则圣言具在，司民命者，且必专事苦寒以伐真阳也耶？张介宾有言：刘朱之论不息，轩岐之泽不彰。辞虽过激，用意良深。

不佞寄居芜城（指扬州）凡三十年，每当临证施治，辄不敢谬执成见，而必消息详审，察气血之所偏，究病因之所极与其情之所欲得。治既效，则录其颠末以备参考。案帙繁多，兹简其即用先圣成法与治合丹溪，后人不尽眩惑之证，束而度之。独摘其亢害疑似之证，汇成四卷，用示门人。会又米、且硕、绣天诸君，欲为捐资，付之剞劂。余曰：溯医学之源，察

阴阳之理，轩岐奥典则具在矣。各家阐发，亦有可参，胡区区乎胶固为？然以尊《内经》之旨，补专事苦寒之偏，而于以和阴阳而遂生意，则是编也或不无小补焉，不揣固陋，用质大方，凡我同心，幸为裁正。

康熙丁亥小暑后三日，新安素圃老人郑重光题于守一斋，时年七十。

校注前言

关于本书作者和本书特色介绍如下。

一、素圃其人，童叟无不知其名

郑重光(1639—1718)，字在辛，晚号素圃老人，仪征县人，名医方有执里人，清康熙年间江浙一带名医。长期行医于江苏扬州，医名颇盛。《扬州府志》载：“仪征人，始居瓜洲，继迁府城(扬州)。”“其医克绍吴普(华佗弟子)、许叔微之脉，其不在滑寿下。”《仪征县志》载：“歿数十年，黄童白叟无不知其名字。”死后数十年，老人儿童犹无不知其名，可见名气之大。

素圃习医并非偶然，“同里后学许彪”在为本书作序时称：“先生早年痛其尊公先生即逝，自伤为人子而不知医，旋又自膺痼疾，复苦医之多不精脉，不达阳生阴长之故……遂致宛转于药炉间者凡五年。用是忧愁发愤，恣意搜讨，上自轩岐，下迄近代，不遗余力，一旦确然有以会其指归。夫五年之久，切身之火，其间四时之更迭，七情之感触，标本虚实，脏腑传变，方剂损益，无不饮食寤寐，甘苦亲尝。”最终修成正果：“具卓然之识，而能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故其视人病，不啻见垣一方。苟非司命，无奈之何，先生莫不使之霍然而起。”可知疗效之高。

素圃治学，源自经典，“灵经素难，先生之六经也。仲景东垣，则先生之濂洛也”（《素圃医案·许序》）。尤精于伤寒，著有《伤寒论条辨续注》《温疫论补注》《伤寒论翼》《伤寒论证辨》等。

二、火神派前期的扶阳名家

浙江名医裘吉生 1936 年编《珍本医书集成》时收入本书，论曰：“本书是作者晚年的作品，论证以阴证为多，辨证以脉诊为重，议治以温补见长，尤以姜桂起病者为一大特色。”确实要言不烦。但此话遗漏了附子一药，素圃用药应以附子、姜桂“为一大特色”才确切。《扬州府志》载：“自以三阳证显明易见，故（《素圃医案》）多载亢害之气似是而非者，大半皆取效于桂附。”这里就提到了附子，这种说法才符合实际。从全书用药来看，素圃扶阳是将附子作为第一要药看待的。

《中医大辞典》介绍该书：“郑氏擅长于内科杂病及妇产科，诊治疾病颇有胆识，方治以温补见长。医案记录较生动完整，有助于读者从中借鉴。”

从以上《扬州府志》、裘吉生、《中医大辞典》所述来看，素圃显然是一位“议治以温补见长”，尤以擅用附子姜桂为特色的医家，而这已经符合火神派的基本风格。因此校注者认为，素圃是一位具有鲜明火神派特色的医家。此外，从本书所载大量医案，亦即素圃的临床实践中亦可看出其重视阳气，擅用附子的风格，由此可以说素圃是火神派前期的一位扶阳医家。

众所周知，火神派是以清末四川医家郑钦安（1824—

1911)为开山宗师建立起来的一个独特的医学流派,以重视阳气、擅用附子为突出风格,流传至今,代有传人,近年在医林中尤有声名。尽管如此,并不意味着在郑钦安之前就没有具备火神派思想的医家,郑钦安更非最早擅用附子的医家,校注者的《中医火神派探讨》一书即介绍了郑钦安之前若干医家的火神派风格。

如宋代石藏用,《泊宅编》记载:“蜀人石藏用……好用暖药,陈好用凉药……皆有称于一时。俗语云:‘藏用檐头三斗火,陈承箠里一盘冰’。”

又如明代严观,“仁和人,其治病也,不拘古方,颇有胆略,有‘严附子’之称,以其善用姜汁制附子也”(《浙江通志》)。

再如明代吴球,浙江括苍人,曾为御医,善用附子,人称“吴附子”。《名医类案》和《续名医类案》中均载其投用附子验案,颇具功力,常医莫及。

以上石藏用号称“檐头三斗火”,严观、吴球则被称为“严附子”和“吴附子”,疗效突出,足见在当时已有相当影响,可以说是火神派的早期代表,那么,素圃也是这样一位火神派的早期医家。只是由于他们未留下这方面专著,没能建立起系统的学说。但其多年的经验积淀,无疑对火神派的诞生起到催化作用,延至郑钦安博采众长开创了系统的火神派学说。

三、素圃临床特色探析

素圃是一位死后数十年,“黄童白叟无不知其名字”的著

名医家，通观全书，可以看出其丰富的临床经验，鲜明的用药风格，予人诸多启迪，下面兹就本书扼要分析他的临床经验及特色。

1. 重视阳气，自命“留热医也”

如果说前面裘吉生等人所论擅用姜附尚不足以认定素圃火神派的风格，那么，仅从本书中的若干议论中亦足以看出他重视阳气的观点。

在本书“自序”中素圃说：“夫人身命之所系，阴与阳而已。阴阳和而生意遂焉，偏胜则害，汤液所以救其偏而和之也。”

他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自朱丹溪殿于张、刘、李三家之后，成一家之言而为之说，引日月之盈亏，以喻阳常有余，阴常不足，遂印定后人耳目，专事苦寒以伐真阳。呜呼，夫人身气血之所偏，而率皆阳盛而阴虚也，丹溪之治亦无误焉？不然！真阳既亏，而复甚之苦寒以伐之，其亦不仁甚矣。经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又曰：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夫曰平，则不欲过盛可知；曰秘，则当宝护可知；曰离决乃绝，则阴精不独绝可知，阳气亦离决可知。然则圣言具在，司民命者且必专事苦寒以伐真阳也耶？张介宾有言：刘朱之论不息，轩岐之泽不彰。辞虽过激，用意良深。”

素圃说，阴“曰平，则不欲过盛可知”；阳“曰秘，则当宝护可知”，显示了重视阳气的观点。

在“伤寒治效”中有仙柯族侄一案，内伤生冷，外感寒邪，前医误用柴苓汤，寒入少阴，渐变神昏不语，默默但寐，肠鸣

下利，足冷自汗，筋惕肉𦐇。素圃主用真武汤回阳固脱，日投三剂，汗泻稍宁。病家疑曰：药则效矣，奈热不退何？素圃曰：“此证以身热为可治，若不热则厥冷下利不止矣，故余留热医也。”照方服至三十剂收效。素圃称“盖少阴病以阳为主，热乃可治也。”

在另一案例中又说道：“余所以留热，以存阳也。”这句话与“余留热医也”“盖少阴病以阳为主，热乃可治也”两句话再明确不过地表明了他重视阳气的观点。

和所有火神派医家一样，素圃虽然崇重阳气，但绝不拘泥于此，“先生非胶柱而鼓者也”（《素圃医案·许序》）。素圃亦自称“自轩岐以来，圣神辈出，悉皆兼收并蓄，待用无遗，而曾不敢为画一之规，使去温取寒，存补废泻者。”书中时有用阴药治疗阳证的案例，他对阳证也积累有丰富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立论绝不偏颇。通观全案，素圃显然是阴阳分治，阴证扶阳，阳证益阴，从不混淆，更未以扶阳法统治诸病。

如治员虞肱中翰，舟中忽奋身跳河，嗣后言变志乱，举止失常，经医数辈，皆以癫证治之，月余罔效。素圃诊脉弦细而数，尺寸皆涩。反复辨察，认为“肾气不以时上，故言变而志乱也，谓之失志。此非癫狂，乃肾病也。”以六味地黄汤去泽泻，加当归、麦冬、五味子、远志，人参三钱，半月即神气清朗，嗣后兼服天王补心丹又半月，应酬如故。有意思的是，患者对曰：“旁人谓先生必用桂附，殊不知竟是六味地黄汤清凉药也。”颇意味，可见素圃绝非摒阴药不用也。

又如治郑襟宇叔祖案，发热口渴，面垢齿燥，小便频数，脉浮而弦，辨为仲景之中喝证，用白虎加人参汤，一剂身得微

汗,热渴旋止,小便即如常。

按:此案中喝认证准确,选方得当,一剂而效。说明素圃不仅长于辨认阴证,辨治阳证也毫不逊色。

2. 擅用姜附,特色突出

(1)擅用附子:从本书大量医案中,可以看出素圃擅用附子的特点,体现在广用、重用、专用几个方面,而这正是火神派医家的突出特点。

广用:广泛投用附子,是火神派医家的最大特点,本书无疑显现了这种特点。无论伤寒、暑证、疟疾、痢疾、中风、男病、女病各种病症,素圃以姜附热药投治者,比比皆是,乃至“人谓先生必用桂附”,尤其若与吴门时医相比,这种擅用热药的特点就更突出了。如“暑证”这种传统视为热证者计11例中,用姜附者亦占5例,虽说不无偶然因素,究竟可以窥测素圃重视阳气、广用姜附的特点。

重用:素圃案中附子出手用至一两者时可见到,更多的是“日进三剂”,“三日九剂”,平剂频服,此系素圃重用姜附的一大特点。虽是平常剂量三钱左右,由于日进三剂,无疑已是重剂了。甚者“一夜三剂”“日进四剂”,如治吴非昨表侄喉痛转中焦腹痛案,“急用四逆汤加桂苓人参,日进四剂”。

专用:火神派擅用姜附,讲究专用扶阳之品,单刀直入,不夹阴药。郑钦安说得很明白:“凡阳虚之人,多属气衰血盛,无论发何疾病,多缘阴邪为殃,切不可再滋其阴。若更滋其阴,则阴愈盛而阳愈消,每每酿出真阳外越之候,不可不知。”(《医法圆通·阳虚一切病证忌滋阴也》)

素圃熟谙此道,用姜附投治时,慎夹阴药。如治王蔚园

兄令眷，怀孕八月，忽下血不止，其胎欲堕，呕吐非常。经用大剂参附汤，人参三两，熟附两许，产母幸全，第三日忽然床上跳下，满房乱走，或笑或哭，竟似癫狂。诊其脉散大无伦，面赤气促，不避亲疏。继用参、芪、归、术、炮姜等药，医治七日，忽腹大痛，先泻后痢，红白频下，二便不禁，势更危笃。询知夏月日食西瓜，诊为寒痢，即用附子理中汤加肉桂、赤芍、茯苓、砂仁。七日痢止，转变呕呃，吐痰眩晕，大便频而溏，不能登桶，全不欲食。盖平素胃冷多痰，元气稍振，本病复萌，其呕呃眩晕皆痰饮也。屏去血药，专用附子理中汤加茯苓、半夏、天麻、白豆蔻，医治百日，方见转机。

按：此案后期“呕呃眩晕皆痰饮也”，应专用阳药图之，“屏去血药”，防其恋阴，足显见地。

又如治方安止郡丞，素虚寒，脉本细小。丙子年初冬，因酒后盖覆不周，感寒呕吐。次日即发热恶寒，身痛脉浮，犹有表证，作太阴病治法，用桂枝、苍术、炮姜、二陈等药，温里解肌，得汗表解。旋入少阴，脉细如丝，舌黑下利，尿如煤水。因病重又请一医参治，见舌黑而滑，作肾虚，用八味地黄汤加人参，甫一剂即呕吐，半夜而增呃逆。因吐汗多，遂致亡阳，筋惕肉瞤，大便频下，神昏蜷卧，急以真武汤换干姜，每剂人参五钱，附子三钱，日服三剂，如此十日，未少间断，方得神清利止。幸天生胃气，能进粥食，计用人参三斤，姜附二斤，医治两月，方获痊愈。

按：此案用真武汤换干姜，另加人参五钱，已含茯苓四逆汤之意，虽用附子三钱，但日服三剂，总计已是九钱，用量已是可观了。本例阴盛阳虚，前医用八味地黄汤加人参，虽亦用桂附，但夹有熟地黄、山茱萸、牡丹皮等阴药，与温阳相掣

肘，故而“甫一剂即呕吐，半夜而增呃逆。”素圃熟谙扶阳慎夹阴药之理，将生姜换为干姜，选方用药知宜知避。

(2)熟谙热药反应：火神派医家擅用姜附有一重要体现，即熟谙服用附子后的反应，郑钦安称之为“阳药运行，阴邪化去”。医界向有“投凉见害迟，投温见害速”之习见，因此能够辨认热药的正常反应，守定真情不变，郑钦安对此有着独特经验和深刻体会，用起姜附热药来进退有据，应付裕如，发前人所未发，也是投用辛热阳药必须弄清的问题，“此道最微，理实无穷”（郑钦安语）。

素圃熟谙此理，对服用附子之反应积累了丰富经验，如治吴西烁酷暑染病，辨为厥少二阴之病。方选当归四逆汤加用附子服后一刻，即周身皆麻。病者畏惧而停后剂。三日后全现厥阴经证，竟用前剂不变，得汗数身，邪气稍解。

数日后，因食鲜鸡海味，厥阴余邪复发而下利脓血，仍用当归四逆汤加干姜、附子温里。两剂大汗，病遂减半，四剂热退利止。次日忽阴囊肿大如瓜，知邪未尽，药不易方。两剂后，周身皆麻，如初服附子状，随即手足拘挛，颈项强直，俨如痉证，少刻大汗，通身痉麻皆定。

按：此案愈后食复，两番治疗，服用附子后均出现“周身皆麻”之症，确实容易疑惧为服用附子所致，素圃解释为：“殊不知初服附子麻者，欲作汗也。若不畏而再剂，必大汗而解。失此汗机，使邪蟠踞于表里之间，入藏则利，注经则疝，出表则麻，乃邪自里出表，其病实解而反似危。”确为经验之谈，予人启迪。

又如江豫臣案，少腹急痛，不及登桶便下紫黑血块半盆，随昏晕大汗，脉则散大，诊属此气随血脱。验舌则全黑，议用